

# The Construction of African American Women's Subjectivity in Toni Morrison's *Home*

Zhang Bei

College of Foreign Language, Zhejiang Ocean University, Zhoushan, Zhejiang, China  
sarah@ziou.edu.cn

## ABSTRACT

Toni Morrison's novels mostly focus on the experience of African Americans, especially the African American women's miserable experience in the white-dominated society. Loss of self-identity has always been Morrison's concern in her writing. *Home*, which was published in 2012, tells a story about how the protagonists Frank and Cee reestablish their subjectivities by recovering from severe physical and psychological trauma in the society. In the novel, Morrison depicts Cee's traumatic experience under racial oppression and discrimination. And Cee's absence of familial love and education also cause her psychological trauma. This article analyzes Cee's traumatic experience and loss of subjectivity, and examines her recovery from trauma by setting up stable relationships with others and the black community as well as by retelling the horror memories. It shows the importance of sisterhood for Cee to gather support and realize self-value. At the same time, by recalling and retelling the traumatic events, Cee can face the past bravely and finally construct her subjectivity as a real human being.

**Keywords:** Toni Morrison, *Home*, Subjectivity

## 托妮·莫里森《家》中 非裔美国妇女主体性的建构

张贝

浙江海洋大学外国语学院, 舟山, 浙江, 中国  
sarah@ziou.edu.cn

## 摘要

托妮·莫里森的小说大多关注非裔美国人的生活, 尤其是非裔美国妇女在白人主导的社会中的悲惨经历。自我身份主体性的丧失一直是莫里森在其写作中关注的问题。2012年出版的《家》讲述了主人公弗兰克和茜如何在白人主导的社会中从严重的生理和心理创伤中恢复过来, 重新建构自己的主体性的故事。在小说中, 莫里森描述了种族压迫和歧视以及家庭关爱和教育的缺失, 给茜带来的精神上和心理上的创伤。本文首先阐述了茜的创伤经历和主体性的丧失, 并分析了她通过与黑人社区中他人建立稳定的关系以及重述恐怖记忆而从创伤中恢复的过程。表明了姐妹情谊对茜实现自我价值意识觉醒的重要性。同时, 通过回忆和重述创伤事件, 茜可以勇敢地面对过去, 并最终构建起作为一个真正的人的主体性。

**关键词:** 托妮·莫里森; 《家》; 主体性

## 1. 简介

托妮·莫里森是杰出的非洲裔美国女作家之一。1988年,她的第五部小说《宠儿》获得了普利策奖和美国图书奖。1993年,莫里森被授予诺贝尔文学奖,成为第一位获得该奖项的非裔美国女作家。她的小说《家》出版后,莫里森于2012年获得了由总统奥巴马颁发的总统自由勋章。她的小说主要探讨了种族、性别和文化等话题。莫里森重视黑人的历史、精神世界和未来,并关注非裔美国人在白人主导的世界中的困境和主体性的缺失。此外,她还谈到了家庭和社区的重要性,个人的追求,以及黑人的文化身份。

2012年出版的《家》是托妮·莫里森的第十部小说。与她的其他小说相比,这是一部短篇小说,只有146页。小说的背景设定在20世纪50年代,当时全国各地普遍存在种族主义、麦卡锡主义。同时朝鲜战争导致58,000人死在战场上。在某种程度上,《家》与莫里森以前的作品不同。莫里森以描述在种族歧视的世界中受到创伤和压迫的黑人女性而闻名。然而,在《家》中,她的主人公从黑人女性变成了受创伤的男性老兵。此外,与她以前的小说中表达的压抑的主题不同,《家》传达了非裔美国人对未来充满希望、积极的、乐观的态度。这部小说讲述了一个黑人老兵弗兰克从朝鲜战场上回到美国的故事。他在北方城市过着漫无目的的疯狂生活,由于童年的可怕记忆,他不愿意回到自己的家乡莲花镇。然而,他收到一封信,说他的妹妹茜在亚特兰大处于死亡的边缘。他去了亚特兰大,终于把茜带回到了他们的家乡。在社区人们的帮助下,弗兰克和茜成功地克服了他们的创伤,建立了他们的自我身份认同,并在那里开始了稳定的生活。虽然回家的路上充满了艰辛和危险,但他们身体和心理上的创伤终于在对家的归属感中得到了修复。在这部小说中,莫里森对非裔美国人的未来表达了积极和乐观的看法。

《家》是托妮·莫里森一部较新的小说,所以关于《家》的研究数量相当有限。许多研究材料是发表在报纸和网站上的书评。《华盛顿邮报》的罗恩·查尔斯将这部小说描述为“一个大胆的充满希望的故事,讲述了治愈的可能性--或者至少是在和平的阴影下生存”<sup>[1]</sup>。《波士顿环球报》称赞《家》是一本出色的书,莫里森改变了她的写作风格,与她以前的小说相比,快速而简洁地讲述了故事。《纽约书评》评论说,《家》也许是莫里森最有诗意的小说。《纽约时报》称赞莫里森用她的抒情文字为非裔美国人描绘了一个光明的未来,在小说中重建了他们真正的家园<sup>[2]</sup>。

一些学者探讨了这部小说的主题。维尔德尔(A. J. Verdelle)从不同角度将小说中的家视为世界上最坏和最好的地方。坎迪斯(L. P. Candice)从战争和种族的主题来分析小说中的非裔美国人。他声称,种族主义阻碍了非裔美国人拥有“家”的可能性“如果家是归属、安全和保障,那么根据定义,非裔美国人总是不

在家里”<sup>[3]</sup>。一些学者通过研究主人公弗兰克的心理成长,以“男子汉”为主题对小说进行分析。伊夫林·C·怀特从弗兰克的成长来分析小说,他认为弗兰克是通过回家来成长的。怀特称,《家》包括了莫里森的所有主题,如种族、性别和身份。《基督教世纪报》指出,《家》将莫里森的希望寄托在构建美国的和谐社会,没有众多的人物和复杂的情节。

一些学者对莫里森讲述故事的叙事技巧给予了高度评价。有学者称赞莫里森有才华的写作策略,用简洁的描述来叙述一些人物,如莉莉和白人医生,以显示小说有意义的主题。伊夫林·C·怀特也对这部简短的小说中人物成长下的悬念、倒叙、神秘主义等优秀的叙事技巧感到极为惊奇。艾尔从叙事的角度对《家》进行了评论,他称这部小说的叙事很丰富,点缀着创造性的智慧和诗意。

除了叙事技巧外,一些学者从创伤的角度来研究这部小说。艾托尔·伊巴罗拉在他的“托妮·莫里森《家》中个人创伤修复的挑战”中探讨了造成弗兰克生活创伤的原因,包括他可怕的童年记忆、朝鲜战争的可怕经历和种族歧视。艾琳·维瑟在“创伤的纠缠:托妮·莫里森的《家》”中指出,这部小说描述了人物所遭受的家庭创伤、种族创伤和战争创伤。

上述研究从主题研究、写作技巧、叙事策略和创伤研究等不同角度分析了《家》。一些研究考察了小说中人物的创伤经历和修复,但大多数研究集中在主人公弗兰克身上。很少有人探讨黑人女性茜的创伤的修复并重构自我的经历。因此,本文旨在研究茜在创伤经历中自我身份的丧失,从创伤中恢复的过程,以及她自我意识和主体性的最终构建。

## 2. 茜的创伤性经历和主体性的丧失

莫里森的小说总是在谈论创伤的主题,描述非裔美国人尤其是女性角色的创伤经历,以及她们从创伤中恢复的过程。她的小说论述了在残酷的白人主导的社会中,非裔美国妇女自我身份的构建的重要性。在《家》中,莫里森描述了茜从童年到成年的创伤经历,生动地解释了茜因创伤经历而导致的自我认同的丧失。本文研究茜在《家》中经历的不同创伤。种族歧视是使非裔美国人尤其是小女孩茜受到创伤的首要因素。其次,家庭中爱的缺失不仅对茜的生理发展产生了负面影响,也对她的精神成长产生了影响。被继祖母虐待,被父母忽视,以及被丈夫欺骗和遗弃,导致茜缺乏安全感和对自我的否定,加深了她的心理创伤。所有这些创伤最终导致她失去了自我认同。

在《家》中,莫里森将故事的背景设定在20世纪50年代,那是美国社会中种族歧视最严重的时期。莫里森描述了非裔美国人遭受的种族压迫和歧视,这对他们的身心发展产生了毁灭性的影响。在20世纪,虽然非裔美国人获得了解放,但他们仍然受到白人的压迫和排挤。种族歧视一直是美国社会的一个普遍的社会问题。在白人主导的美国社会,非裔美国人被白

人主导的文化定义为“另类”。非裔美国人永远无法接触到白人主流文化，被社会边缘化。他们被白人以不同的方式歧视和分离，这导致了他们身份和自我价值的丧失。

在小说中，茜受到了不同种类的种族主义迫害。在小说的开头，一个黑人被活埋，“我们看到他们从手推车里拉出一具尸体，扔进早已等候的洞里”，目睹白人的这一残忍行为，茜“整个身体开始颤抖”。这件事让茜感受到了白人和黑人之间缺乏相互的关爱，在茜的心里形成了深深的阴影。小说的结尾，莫里森写到黑人被白人抓住，并被迫与他的儿子打斗以供白人娱乐。在这场斗狗大战中，只有胜利者才能生存，所以黑人父亲要求儿子杀死他，以保护他的儿子。这体现了白人对黑人的非人道和残暴，他们对待黑人就像对待狗一样。对黑人的种族歧视造成了黑人个体甚至整个黑人种族的心理创伤。

除了对黑人的残忍行迫害外，白人还掠夺黑人的土地、财产。茜是在逃亡的路上出生的，当时她的家人和其他黑人伙伴被来自德克萨斯州的蒙面人赶出了家门，他们被“命令离开他们在城镇边缘的小街区。二十四小时后，他们被要求离开，否则。‘否则’是指‘死’”。一位名叫克劳福德的老人拒绝离开，被“用管子和枪托打死，绑在该国最古老的玉兰树上”，“他的眼睛被挖出来了”。白人还有其他残暴的行为，茜的继祖母，莱诺的第一任丈夫“可爱的人。可怕的，可怕的，他被想要或羡慕他的加油站的人枪杀了。留在他胸前的纸条上写着‘滚出去。现在’”。白人不仅抢劫黑人的财产，而且还谋杀他们，这给黑人造成了可怕的心理创伤。弗兰克的女友莉莉被禁止购买公寓，因为规定：“在此转让的上述财产的任何部分都不得由任何希伯来人或埃塞俄比亚、马来或亚洲人种的人使用或占用，只有从事家庭服务的雇员除外。”非裔美国人无法获得与白人平等的权利和机会。他们一直被白人社会排挤和边缘化。这种种族歧视造成的心理创伤困扰着个体的生活，也困扰着整个黑人种族。

莫里森在《家》中描绘了许多关于美国社会种族隔离的情节。当弗兰克去亚特兰大找他的妹妹时，他目睹了一个想买咖啡的黑人因为他的肤色而被店主赶出了商店并遭到殴打。就像“美国的种族隔离，作为一个一般的术语，包括按种族划分的设施、服务和机会的获得，如住房、医疗、教育、就业和交通”的说法，也就是说，非裔美国人在白人主导的社会中被剥夺了与白人平等的经济或政治权利。

由于白人的种族歧视和压迫，非裔美国人已经接受了自卑和没有自我价值的想法。就像布鲁克斯·鲍森 (J. Brooks Bouson) 所说的，“种族歧视的有害影响诱发了文化创伤，让非裔美国人对自己的身份感到羞愧”<sup>[4]</sup>。茜作为种族歧视的受害者之一，在身体和心理上都受到了摧残，导致她失去了作为一个人的自我认同。在小说中，茜和弗兰克都面临着走前门还是走后门的选择。当茜去见白人医生做助理工作时，“茜不确

定她是应该敲前门还是在后门找一个门。她选择了后者。”当弗兰克到达白人医生家门口救他妹妹时，他也做出了同样的选择，“他考虑是敲前门还是敲后门。最后还是谨慎走后门。”他们两人都选择了后门；他们不敢走前门。很明显，在他们的内心深处认为他们比白人要差。这正是种族歧视给非裔美国人带来的最残酷的伤害，使他们失去了自我价值和主体性。

非裔美国人在白人主导的社会中受到歧视，他们没有地方可以得到保障。他们被剥夺了基本的人权，给他们带来了难以言表的心理创伤。在小说中，就茜而言，她不仅经历了与其他非裔美国人一样的种族歧视造成的心理创伤，而且还忍受了白人医生对她造成的严重的身体创伤。在被丈夫抛弃后，茜在北方城市亚特兰大找到了一份白人医生的助理工作。茜住的地方暴露了非裔美国人的边缘化状况，“楼下只是前廊下的几英尺，更像是房子的浅层延伸，而不是一个合适的地下室。”但茜愉快地接受了这个安排，她对美丽的房子印象深刻，认为医生很好，知识丰富。不幸的是，白人医生利用她的子宫做医学实验，这几乎杀死了她，并导致她最终不孕。对白人医生来说，茜根本不是人，而只是一个他可以用来做研究的对象。茜接受了白人医生对她身体所做的一切，尽管她的身体已经受到了严重的伤害。她对巫医的顺从表明了她缺乏自我价值和身份认同。当弗兰克把茜从白人医生家里救出来时，茜已经处于生命的边缘，“她的头靠在他的肩膀上，她的脚甚至没有模仿步伐，她像羽毛般轻盈”。她已经失去了力量感和控制自己身体的能力。她的身体已经被白人医生的实验彻底摧毁。更糟糕的是，茜看到的是一个“没有牙齿的微笑婴儿”的形象，这意味着她被无法生育造成的心理创伤所困扰着。残酷的实验给茜的身体和心灵带来了难以言喻的痛苦和折磨。

茜的一生都被来自白人主导的社会不同种类的种族压迫所包围。发生在她童年和成年时期的创伤性事件造成了严重的身体和心理创伤，导致她失去了自我价值和自我认同感。正如沃尔特·霍华德·史密斯认为的那样，非裔美国人经历了与种族有关的特定危险事件，神经系统不堪重负。这些事件在他们的记忆中脱颖而出，并对他们对自己和社会环境的看法产生长期影响<sup>[5]</sup>。这就解释了为什么茜总是处于被他人利用和控制的境地，即因为她自我价值意识的缺失。

除了种族因素外，茜还缺乏家庭的爱，这导致她构建主体性的失败。由于她缺乏自我价值和主体性，她的命运受到他人的控制。家应该是提供爱和精神支持的地方，以促进身心的自我发展。然而，莫里森在小说中描述的家对茜来说是最糟糕的地方。在没有爱的情况下成长，茜遭遇了继祖母的长期虐待，父母的无视，以及被出轨丈夫的抛弃。所有这些经历使茜从童年到成年都受到创伤，导致她产生不安全感和自卑感，从而破坏了她的自我认同。

在茜的一生中，她一直被她的继祖母看不起，并

逐渐接受了她没有价值和低人一等的看法。为了赚钱，茜的父母不得不从日出到日落地工作，把茜留给她的继祖母来照顾。然而，莱诺认为茜的出生是“对茜的未来非常糟糕的叹息，因为她出生在路，”并称茜为“阴沟里的孩子”，有着罪恶的无价值的生活。她“把水而不是牛奶倒在茜和她哥哥早餐吃的碎麦子上”。还打他们，腿上留下淤青。当茜回来参加她母亲的葬礼时，“没有什么比莱诺的辱骂指责更伤人了。小偷、傻瓜、婊子”。莱诺的恶语和暴力造成了茜严重的身体和心理创伤，导致茜的自我价值意识下降，在生活中无法保护自己。就像劳里·维克罗伊(Laurie Vickroy)所说的，“儿童特别容易受到虐待，因为虐待会影响他们的发展方式，以及他们的生活应对能力和未来的人际关系”<sup>[6]</sup>。也就是说，童年时期遭受的连续和反复的虐待会使一个人的人格严重变形。

除了被继祖母虐待外，父母之爱的缺失，尤其是母爱的缺失，也给茜带来了人生的创伤。对于孩子来说，母亲应承担保证孩子的身体健康和指导孩子的心理发展的责任。然而，茜的父母每天都在种植园工作，工作回来后疲惫不堪。她的父母唯一关心的是他们的孩子是否活着。茜和她的母亲之间根本就没有情感交流。然而，母爱在孩子发展自我价值的过程中起着重要作用。正如南希·乔多罗(Nancy Chodorow)所说：“在大多数文化中，母亲是每个婴儿的形象，她既是使自我得以发展的主要情感依恋对象，也是文化态度和价值观的传播者”<sup>[7]</sup>。在小说中，茜的母亲没有履行她作为导师的角色，帮助孩子们发展对自我身份和价值体系的认识。在邪恶的祖母的虐待下，茜从来没有从她的母亲那里得到任何安慰和爱。她的母亲从未说过“你是我的孩子”这样的话。我宠爱你。你不是出生在阴沟里。你是在我的怀抱中出生的。过来，让我给你一个拥抱。茜完全不了解她的母亲。至于母爱在儿童人格形成中的关键作用，安德烈·奥莱利(Andrea O'Reilly)透露说的，

在一个认为黑人儿童低劣、不值得、不可爱的种族主义文化中，对黑人儿童的母爱是一种抵抗行为；在爱她的孩子时，母亲向他们灌输一种被爱的自我意识和高度的自尊，使他们能够蔑视和颠覆那些中和种族劣根性、将黑人作为他者和对象的种族主义话语<sup>[8]</sup>。

安德烈表示，在种族主义社会中，母爱对儿童的成长至关重要。它给了孩子们勇气去面对其他人和人和社会造成的情感创伤和痛苦。不幸的是，母亲的爱、教育和关怀对茜来说是缺席的，这意味着她永远无法拥有处理生活中的挫折的能力和力量。她不知道如何在白人主导的社会中保护自己，这导致她失去了自我。

照顾茜的是她的哥哥弗兰克，她在他的保护下长大。“他总是保护她，抚慰她，就像她是他的宠物小猫一样”。然而，对于茜，弗兰克“很重视她。虽然他的奉献保护了她，但并没有增强她的力量。”因此，当弗兰克应征入伍时，茜感到孤独，完全被遗弃，而且迷失了方向。她是如此天真，对外部世界和人类一无所

知。因此，她盲目地相信城市男孩普瑞斯帕，在14岁时就结婚了。她认为自己可以逃离祖母，与丈夫在亚特兰大获得新的生活。可悲的是，事实证明，普瑞斯帕与她结婚只是为了她家的汽车。他们在他们结婚后的第二天就抛弃了茜，并开走了那辆车。由于童年的悲惨经历和爱的缺失，茜形成了没有安全感和独立性的性格。由于失去了自我认同，她总是被男人利用，并受到严重的身心创伤。

家是对孩子成长至关重要的地方。它影响着孩子的生理和心理发展，使其具有完整的自我意识。生活在种族歧视的社会中，茜觉得自己没有价值，比别人低一等，身体和心灵都受到了严重的创伤。更重要的是，她的祖母长期虐待她，缺乏母爱，再加上被丈夫抛弃，所有这些悲惨的经历给她带来了创伤，破坏了她的自我认同。

### 3. 创伤的恢复和主体性的构建

在白人主导的社会中，在残酷的种族压迫和歧视下，茜遭受了与其他非裔美国人同样的创伤。她被白人医生的假仁假义所折磨和利用。这段灾难性的经历在她的身体和心灵上留下了阴影，使她受到创伤。除了种族压迫造成的创伤，家庭中爱的缺失也扭曲了她作为一个完整人的人格。然而，随着她作为一个人的意识的产生，她努力克服悲惨的经历带来的负影响。此外，她还通过与社区中的其他人重新建立联系，并重述她的悲惨经历，积极与身心创伤作斗争。通过这种方式，茜实现她的自我价值，爱自己，从而完成了自己主体性的建构。

在哲学的观点中，主体性是指人们在特定情况下具有自我认识的意识和与其他人的联系。创伤研究还指出，创伤的症状包括压抑创伤性记忆，以及与人和社会脱节。可以这么说，为了构建自我认同，受创伤的人需要重新建立与社区中其他人的关系，并面对创伤事件。对于非裔美国人来说，社区为个人提供强有力的支持和爱，正如莫里森所说。

在村子里，如果人们生病了，其他人会照顾他们；如果他们需要吃东西，其他人会照顾他们；如果他们老了，其他人会照顾他们；如果他们疯了，其他人会为他们提供一个小空间，或者与他们的疯狂有关，或者试图找出他们疯狂的极限<sup>[9]</sup>。

在社区里，没有来自其他人的压迫和歧视，人们都在互相照顾。它是受创伤者获得支持和爱的地方。因此，在创伤恢复和主体性建构的过程中，社区对个人至关重要。

茜带着严重的身体和心理创伤来到了莲花镇。在她的童年时期，莲花镇是“世界上最糟糕的地方”，邪恶的祖母、冷漠的父母和沉闷的小镇都是茜的悲惨记忆。然而，现在是社区成员的爱和关怀治愈了茜的身体和心理创伤，并最终帮助她构建了自我身份。在社区里，非裔美国妇女团结一致，相互支持，并形成了深厚的姐妹情谊。当茜回到莲花镇时，“妇女们轮流护

理茜，每个人都有不同的治疗秘方”。她们采用一系列传统的非裔美国人的治疗方法，用智慧来逐步治愈茜。“茜是与众不同的。两个月的时间里，被爱意浓浓的乡下妇女所包围，改变了她。妇女们对待疾病就好像它是一种侮辱，一种非法的、入侵的、需要鞭打的吹牛者。”社区中的姐妹情谊给了茜被爱的感觉，这使她有能力去面对创伤。茜最终治愈了她身体上的创伤，重新获得了安全感。从创伤研究的角度来看，受创伤者从创伤中恢复的第一步是创造一个相当安全的生活环境，重新获得他的心理需求，即信任感、安全感和认同感。在一个安全的环境中，人可以与其他人建立稳定的关系，并开始说出自己的创伤经历。

在茜的身体康复后，黑人妇女教她如何成为一个独立和自立的女人。“她们带来了她们的刺绣和钩针，最后她们把艾瑟尔的房子作为她们的绗缝中心”。被女人们治好的那段时间是茜第一次有机会了解黑人社区的生活。虽然她们的外表和生活方式不同，但“她们的相似之处却很明显”。那就是“她们对自己的生活负责，对任何事、任何需要她们的人负责。”茜从社区的其他妇女那里学会了独立和对自己生活的责任。她还从这些妇女那里学到了绗缝技术。在非裔美国人的文化中，绗缝是由妇女用旧衣服和材料中的布片缝成的新被子。在绗缝的过程中，妇女们谈论日常生活中的故事，并从其他妇女那里寻求安慰和支持。它已成为一个象征，即非裔美国人将过去和旧的记忆缝在一起，创造一个全新的未来。这是一个承载着非裔美国人传统文化的特殊意象。茜掌握了缝制棉被的技能，挣钱帮助她的种族获得电力；她已经成为一个独立的女性，取得了独立和自力更生的成就。更重要的是，每天与其他妇女一起拼布，茜觉得自己是社会的一部分，不再是孤立的个体。每天，她“被她们的来来往往所包围，听她们的谈话，听她们的歌曲，听她们的指示”，茜从这些妇女身上学到了勤奋、责任和互助。虽然她们受到白人主导的社会的压迫，但她们始终保持着对生活的乐观和期望。渐渐地，茜在这里找到了自己的精神家园，明白了作为一个独立的人生活的真正价值。

在茜的康复过程中，社区中的一个典型女性是艾瑟尔，她作为指导者，扮演着茜的母亲角色。艾瑟尔教给茜自信和生活的智慧。茜从艾瑟尔那里学会了园艺，并得到她的鼓励：“她的花园不是伊甸园；它远不止于此。”艾瑟尔告诉茜，她是世界上最珍贵、最独立的存在；没有人可以破坏她作为人的身份。

明白我的意思吗？看看你自己。你是自由的。除了你之外，没有什么和任何人有义务拯救你。播种你的土地。你年轻，是个女人，这两者都有严重的限制，但你也是一个人。不要让莱诺尔或一些琐碎的男朋友，当然也不要让魔鬼医生决定你是谁。那是奴役。你内心的某个地方就是我所说的那个自由人。找到她，让她在这个世界上做一些好事。

艾瑟尔是茜实现自我拯救的精神领袖。正如她告诉茜，

“除了你，没有什么人有义务拯救你”。在过去，茜依靠别人给她安全感和更好的生活，这给她带来了巨大的痛苦和创伤。在艾瑟尔的爱和鼓励下，茜“想成为拯救自己的人”，并最终“成为不再需要被拯救的人”。茜开始一点一点地恢复自我价值，摆脱了自卑的标签。来自黑人社区的爱帮助茜勇敢地面对她的创伤，开始新的生活。艾瑟尔和社区其他妇女的姐妹之爱不仅治愈了茜的身体疾病，而且还帮助她走出创伤性经历。最后，茜在社区里找到了她的精神家园，她告诉艾瑟尔：“我哪儿也不去，艾瑟尔小姐。这是我的归宿”。茜的身体和心理创伤的恢复证明，非裔美国人的文化和社区对于受创伤的个人治愈创伤和构建自我认同是必不可少的。

除了与黑人社区的人建立关系，复述创伤经历对于一个人从创伤中恢复也是至关重要的。正如苏珊·鲍尔斯(Susan Bowers)声称，“来自他人的支持和关怀可以帮助受害者痊愈，但痊愈最关键的部分是不可避免地与原来的创伤对抗，再次感受痛苦”<sup>[10]</sup>。也就是说，为了超越创伤性过去的邪恶影响，人们需要回忆并勇敢地面对过去，然后从过去走到未来。正如弗洛伊德·西格蒙德所说，治愈创伤的最好方法是面对过去。这是很痛苦的，但只有这样做，人们才可能自信地迎接未来<sup>[11]</sup>。

当受到创伤的人生活在一个有稳定社会关系的安全环境中时，他就会开始回忆创伤经历，重新建立起正常的生活。讲述创伤经历，直面创伤，是治愈创伤的关键途径。茜的身体恢复后，她慢慢开始告诉其他妇女白人医生对她所做的可怕事情。“后来，当高烧不退，他们装进她阴道的东西被推出来时，茜向她们描述了她所知道的关于发生在她身上的事情。他们都没有问”。当听到这个实验时，其他妇女告诉茜：“你不是一头骡子，不能拉着一些邪恶医生的马车”，“你对耶稣来说足够好。这就是你需要知道的一切”。茜意识到被医生利用的事实是由于“她是如此愚蠢，如此急于取悦”，她“同意这个标签，认为自己毫无价值”。因此，通过讲述她的故事，茜接受了这段悲惨的经历，并从中吸取教训，成为一个具有独立身份的自我价值的人。她也接受了不能生孩子的创伤性事实。当弗兰克试图安慰她时，茜“推开他的手”，并说她不会“因为伤害而躲避真实的东西”。最终，茜能勇敢地面对创伤性的经历。

小说开始，埋葬黑人的场景成为一个创伤性事件，从童年起就一直困扰着茜和弗兰克。他们来到埋葬黑人的地方，挖出了死者的遗骨。他们用茜缝制的被子盖住遗体，将其埋在一棵甜月桂树下。当他们把头骨挖出来时，茜“强迫自己不要看向别处，不要做那个害怕的孩子，不忍心直视世界上发生的屠杀，无论多么不敬的屠杀。这一次她没有畏缩或闭上眼睛”。在他们重新埋葬死者之后，他们在一块木头上刻下了“这里站着一个人”的字样。这一行动象征着他接受了创伤性的经历，并自我承认是一个真正的人。在小说的结尾，茜告诉她哥哥“来吧，哥哥。我们回家吧”，这

代表茜已经在社区中建立了归属感，成为在恶毒的世界面前永不颤抖的女孩。她敢于以一颗勇敢的心和自我认同感来面对过去的创伤记忆。因此，要想从创伤中恢复过来，受创伤的人需要面对过去的记忆，寻求审视过去的方法，才能从创伤中走出来，走向未来。

在小说中，茜在经历了严重的身体和心理创伤后，成功地追求自我身份的认同。她竭力寻找存在的意义和价值，并最终构建了她作为独立的非裔美国妇女的主体性。莫里森指出，在《家》中，家不仅是一个居住的地方，而且还谈到了非裔美国人的精神家园和归属感。而社区是每个非裔美国人的精神家园。他们可以从社区中的其他人那里得到相互支持和爱，找到自己的生存价值。社区中其他黑人妇女的关爱不仅治愈了茜的身体创伤，也引导她肯定了自我价值和认同的过程。更重要的是，茜通过勇敢地回忆那段恶毒的记忆，尽力去面对那段创伤性的过去。她成功地从过去中寻求恢复，成为一个有自我认同的独立女性。

#### 4. 结论

本文研究了茜因创伤性事件而受到的身心伤害，以及她从创伤中恢复的过程和自我认同的构建。在《家》中，她和大多数非裔美国人一样遭受种族压迫和歧视，白人医生的虐待对她的身体和精神造成了致命的破坏。除了种族创伤，继祖母的虐待，父母之爱的缺失，特别是母爱的缺失，以及丈夫的抛弃，都给她造成了严重的创伤。然而，在艾瑟尔小姐的母爱和社区的姐妹之爱的关怀下，她终于克服了自己的创伤。她意识到自我价值和认同的重要性，并从令人生畏的记忆中解脱出来，开始新的生活。

通过重新建立与社区内其他人的关系，茜能够面对可怕过去，最后完成构建自我身份的目标。通过写这部小说，莫里森描述了非裔美国妇女在美国白人主导的社会中失去自我身份和归属感的情况。她探索了黑人女性主体性的重建。莫里森努力解放非裔美国妇女的声音，帮助她们说出难以启齿的过去，并最终构建完整的自我身份。

#### REFERENCES

- [1] Charles, R. (2012). After the War, a Korea Veteran's Own Battle, *Washington Post*.
- [2] Cohen, L. Hager. (2012). Point of Return. New York Times Book Review, 20.
- [3] Candice, L.P. (2014). The Impossibility of Home, War, Literature & the Arts: An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the Humanities. 14 (1): 4.
- [4] Bouson, J. Brooks, (2000) Quiet as it's Kept: Shame, Trauma, and Race in the Novels of Toni Morrison.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Albany.
- [5] Smith, Walter Howard, (2010) The Impact of Racial Trauma on African Americans, African American Men and Boys Advisory Board, The Heinz Endowments.
- [6] Vickroy, Laurie, (2002) Trauma and Survival in Contemporary Fiction. The United States: The University of Virginia Press.
- [7] Chodorow, Nancy. The Reproduction of Mothering: Psychoanalysis and the Sociology of Gender [M].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78:58,100.
- [8] Andrea O' Reilly, (2004) Toni Morrison and Motherhood: A Politics of the Heart.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Albany.
- [9] Taylor Guthrie, Danielle, (1994) "Conversation with Toni Morrison, Jackson," Jackson: University Press of Mississippi.
- [10] Bowers, Susan, (1997) "Beloved and the New Apocalypse" Toni Morrison's Fiction: Contemporary Criticism. New York: Garland Pub, 209-230.
- [11] Freud, Sigmund, (1995) Studies on Hysteria. London: Hogarth Press.
- [12] Morrison, Toni, (2012). Home [M]. New York: Alfred A. Knopf.